

# “艳情皮”下的“高士骨”

## ——论秦观对柳永、苏轼词风的选择性继承

田睿思

(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)

**[摘要]**秦观是北宋后期词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,长久以来有着极高的地位与影响。他被尊为婉约一代词宗,这与他柳永词“艳情之皮”突破和他对苏轼词“高士之骨”的发展是分不开的。本文将从上述两方面展开论述,探讨秦观词的风格及形成原因。

**[关键词]**秦观;柳永;苏轼;黄庭坚;继承

**[DOI]** 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04.1475

### 一、秦观对柳永词“艳情之皮”的继承突破

按照传统的、简单地将词人划分为“婉约”与“豪放”二派的方法,柳、秦与苏、黄显然属于不同的派别。在从花间词便开始形成的“以婉约为正宗”的词坛风气中,苏、黄一派的词人毕竟在少数,而秦观词心细腻敏感,又仕途多舛,不免会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,走花间、南唐、欧、柳之路,承袭“香艳”“柔美”的词风。正如夏敬观对少游词的评价:“清丽婉约,辞情相称,诵之回肠荡气,自是词中上品”(《淮海词跋》),符合时代“以婉约为正宗”的审美评判要求。

关于秦观婉约的、“正宗”的词风的形成,还有一部分原因,正如苏轼所言“不意别后,公却学柳七”(夏敬观《淮海词跋》)。柳永和秦观,分别作为“第一代”与“第二代”(依王兆鹏先在《唐宋词史论》中的分法)词人群中的领军人物,后者对前者所创的词之“体、意、法”等方面有相承之处。

第一,在“创体”方面,秦观因袭柳永大量创制慢词,扩增词的容量,提高词的表现力,是促进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的重要人物之一。如柳、秦二人同写《望海潮》篇中,“烟柳画桥,风帘翠幕,参差十万人家”与“花发路香,莺啼人起,珠帘十里东风”,在细致地白描或杭州或扬州的手法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第二,在“创意”方面,秦观因袭柳永以新的情感体验与审美内涵入词的方法,推动词往自我化、个性化方向发展。少游作词满心而发,肆口而成,过于敏感细腻的词心秀口的他,难以释怀屡次遭贬的不顺仕途与思乡难归的惆怅情思,最终甚至比长自己十三岁的苏轼更早去世。这位将真心揉碎并入词中的“古之伤心人”,词章“淡语皆有韵味,浅语皆有致”(冯煦《蒿庵论词》)。

第三,在“创法”方面,秦观因袭柳永以赋法入词、铺叙延展的手法。在《高斋诗话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坡又问别作何词,少游举‘小楼连苑横空,下窥绣毂雕鞍骤’。东坡曰:‘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’”这样的写法,在提倡“以诗为词”的苏轼那里不免太过啰嗦,但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为词体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,为后人词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。

第四,除了因袭,秦观对柳词还有创新。他“变俗为雅”,雅俗共赏,使这类词更能贴近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,为雅词争取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。如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”句,读来清切婉丽,不落俗套,丝毫不减南唐高处。秦观对柳永一脉词风的部分继承,为其日后成为“婉约词宗”、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埋下了伏笔。

### 二、秦观对苏轼词“高士之骨”的继承与发展

秦观词风虽大体归入婉约一派,但内涵决不能用婉约、艳情之语概括。就像屈子放逐而得《离骚》,其中以“夫妇”喻“君臣”之意并不少见。因此可以推断,秦观是借艳情之“皮”体现不得重用、屡被放逐之“骨”,否则,又何以作俚俗艳词还得到将词“士大夫化”、同样命途多舛的苏东坡的青睐,而获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”(叶梦得《避暑录

话》卷三)的地位。

秦观作词,深思却婉曲立言,丝毫不流于浮泛、寡淡,深入婉出,久嚼知味,这与苏轼数量不多的婉约词相类似。在那首著名的《踏莎行》中,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”一句,看似平平无奇,实则大有深意,苏轼对本句也极为欣赏。秦观就像郴江,当初不安稳地绕着郴江流淌,却选择了流下潇湘而出仕,接二连三遭贬的他,不解、后悔、凄苦,孤独地写下“衡阳犹有雁传书,郴阳和雁无”的词章。同样,“勤勤恳恳,奈双鱼、难渡瓜洲”“离别宽衣带。人不见,碧云暮合空相对”“江南远,人何处,鹧鸪啼破春愁”等抒写思妇想念丈夫的柔情、艳情篇章,未尝不能说是放逐在外的臣子寄意于君王,或悲伤或聊以自慰的情感抒发。这也正应了《人间词话》中对秦观的评价:“虽作艳语,终有品格。”

苏轼并不反对婉约,他亦有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《洞仙歌》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等婉约名篇传世。他只是认为,无论是早期的“歌者之词”,还是在他手里成熟的“诗人之词”,都应高雅而非俗。在徐度《却扫编》卷下中有言:“耆卿...词虽极工致,然多杂以鄙语,故流俗人尤喜道之。其后欧、苏请公继出,文格一变,至为歌词,体制高雅。柳氏之作,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。”秦观确有“奴如飞絮,郎如流水,相沾便肯相随”“脚上鞋儿四寸罗。唇边朱粉一樱多”之类的俗俚之句,也许,这也就是东坡讥讽少游“别后学柳七”的原因。但是,秦观虽难以跳脱出社会大环境的束缚,但俗俚语仅占少数,大部分词也都能体现出将柳词雅化的倾向,不能不说这是受苏轼词风的影响。秦观与黄庭坚师出同门,词风却迥异。他们面对着“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”、词风多样的老师苏轼,一个更重学习其婉约,而另一个更重学习其豪迈,且分别对这两种词风进行了带有个人风格的延伸。

另外,虽作为婉约一派的“词坛正主”,词风也未必不与偏于豪放苏轼的暗合。如在“斜日半山,暝烟两岸,数声横笛,一叶扁舟”“最好挥毫万字,一饮拚千钟”“任人笑生涯,泛梗飘萍”等句中,微微透露出的虽仕途多舛,却仍能把酒当歌、豁达放旷之感,岂不类苏公“夜阑风静毅纹平。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语?秦观承袭东坡的“高士之骨”,在这些词句中自然流淌。

### 三、结语

虽皆抒发身世之感与贬谪之悲,但相比于师出同门的山谷词,少游词走了一条更加“正统”的道路,即以柳永传统的“艳情之皮”抒写东坡风格的“高士之骨”。因此,凭借着更符合时代潮流的、凄婉的“形式”与符合士大夫阶层审美趣味的“内容”,秦观最终取得“比之山谷,诗不及远甚,词则过之”(夏敬观《淮海词跋》)的地位,并成为婉约词坛正宗。

### 参考文献

[1]马良信, MALiang-xin. 师承东坡 技道两进——论秦观与苏轼词风相似之作[J]. 湘南学院学报, 2006, 27(1): 41-46.

### 作者简介:

田睿思,生于2000年5月,女,汉族,山东德州人,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。